

唐書

十三

唐書

卷十七之三十五

列傳

杜伏威

開枝 手雜誕

張士貴

李子和

苑君璋

羅藝

王君廓

李靖

容師 禽 芳

李勣

繁曼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均

萬徽 萬備 威 師 盧 祖 尚 劉 雨

劉世讓

李 夔 高 儉 履 行 真 行 重

竇威

軌 琮 扶 靜 誕 珽 玄 德

房玄齡

道 愛 杜 如 晦 楚 客 淹 元 穎 雷 權

讓 敏

魏 徵 暮 王 珪 熹

薛 收

馬 周

韋 挺

李 綱

李 大 亮

戴 胄

劉 洎

樂 彥 璋 崔 仁 師 拒 滬 液 澄

陳 叔 達

楊 恭 仁

思 訓 師 道 執 柔

封 倫

裴 矩

宇 文 士 及

鄭 善 果

元 璿 權 萬 紀 懷 恩

閻 德

立 本 韋 弘 機 姜 師 度 張 知 謩

魏學士魏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尚書郎

叔撰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柝約勿頸交
 公柝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亦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時年
 不六廿威狡譎多筭每剽劫眾用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
 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推為主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
 行不得意舍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眾鈔暴伏威
 遣公柝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桀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不相統
 若合以為疆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然一戰以決海潮
 懼即以眾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偽北
 誘顯陷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
 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勸公柝
 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
 陣眾貽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柝兵亦至遂并其眾
 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救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
 身重創與公柝財有眾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
 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
 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
 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
 大呼衝擊眾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
 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度淮攻歷陽據之
 稱揔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
 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闕創在背者殺之所
 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不敵宇文
 化及以為歷陽太守不受仕心丹楊自稱大行臺始進用士人繕利
 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效若盜乃吏受賂雖輕皆殺無赦上衣
 越王侗侗以為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還

侯摎懷伏威乃獻書高祖授以東陽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其子德俊為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亮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於江華於歙州盡有之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海秦王已平劉黑闥師次曹魯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祐反矯伏威令以給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祐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寃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闕稜王雄誕知名

闕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著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

唐書列傳十七

卷七

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祐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邪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祐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祐被禽乃誣與己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產在丹楊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度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為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搃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鬪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祐擊子通以雄誕稜為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祐乘勝追之反為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

年與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遷居陳堂率
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燔營
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歙賊汪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
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
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
歸遽面縛降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
邑險而宐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安
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摠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以兵屬雄誕
輔公柘將反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伏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
質直信之乃歸卧疾公柘奪其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
曰天下方靖王在京師當謹守藩柵何為族夷事雄誕雖死詎不
從公柘遂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
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為流涕高祖嘉其節以子世果襲
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州都督謚曰忠世果

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崱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
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崱賊高祖移檄招之士
貴即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
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
貞觀七年為龔州道行軍摠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
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
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為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大業末郡
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下斬之開倉賑窮乏自
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為太公以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
升為左右僕射有騎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結弟為質始
畢可汗冊子和為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為屋利訶武德元年
獻款授靈州摠管金河郡公徙邠國公龍衣師都寧朔城克之又

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爲虜邏騎所獲虜羅可汗怒囚子升於是
子和危畏舉郡南徙詔內延州故城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
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爲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
督乞骸骨許之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曰唐以一
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不可爭也太原而南
多巖阻今束甲深入無踵軍有失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
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
曰廢君言乃至此即與共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爲大行臺
統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克高祖
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刺史王孝德拒却
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
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
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

六百七十四

唐列傳十七

四

昌

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
窮乃降自請鄣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
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
衆攜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
璋喻返之召衆與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
自固突厥方疆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送
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不早附唐父
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爲君璋所拘與突厥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
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
州都督封芮國公食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
事歷職有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廷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
愎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
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饒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

侮景頗為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庾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為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邪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庫貨賜戰士倉粟給窮入境內大悅殺異己者渤海太守唐禕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暲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字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

卷一百一十一

國唐列傳一七

王

居

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疾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詭言閱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幽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即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峭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為利州都督亦及誅先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反既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為駟僮無行善盜嘗負竹筍如魚具

內置逆刺見鬻南縉者以笱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縉去而王不辨也
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為盜請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
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
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為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
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鄉宋老生
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糧盡詐請降與老生
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為感動稍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
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其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
郡公遷遼州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勞
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百段別
下轅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緱氏沈米艘二十柁進
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
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閻相如叱秦王目皆裂君廓
往擊建德李勣過之至發憤大呼臯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
五十四
唐書列傳十七

朕當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盧江王瑗反欲
奪君廓兵以委王誥君廓本給瑗使亂為已功乃從數騎候誥
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誥詐曰有急變當白誥方休握
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
大夫賜帛千段居職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
自安會被召至渭南殺驛史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
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食封邑有
司失所宜言乃貶為庶人

杜張李苑羅王列傳第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龍圖學士魏謩李尚書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救撰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當
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
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
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
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
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
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引為三衛從
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
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
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
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
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
靖果然因手救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父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
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二委焉武德四
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持秋潦瀕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
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
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
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
欲擊之靖曰不可上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
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
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悉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
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
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
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詐
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甲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

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
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計之善
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
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夷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
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
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摠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
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
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祐據丹楊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
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摠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
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
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
我師若直取丹揚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
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
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闢今方
持重恃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排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禽
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
亡去靖將輕兵至丹揚公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
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為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
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清迺公祐之膏肓
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為行軍摠管以江淮兵
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
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
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摠管率勁騎
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
軍至此於是帳部數坑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
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
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躐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
足驚言謂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

帝爲定襄道摠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虞儉將軍安脩仁尉遲
瑒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
藁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
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倭遷
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
子豐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摠管張寶相爲
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
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
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
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
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
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
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
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段千
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閒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
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頊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
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
大摠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摠管兵皆
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
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
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旣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
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
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
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
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
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

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楊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爲臨淄王時與鴉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宴自娛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剖宰有饑之者答曰此畜豢天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書

六言九十五

唐書列傳十八

四

集太亨

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爲管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刃勝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觶弄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絲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勣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

以麾下兵五千付勳與郝孝德等濟河擊黎陽守之開倉縱食司
日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勳守倉周掘塹以自
環化及攻之勳為地道出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廷其
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勳統之去有所屬謂長史郭
孝恪曰人衆主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
所羞也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訐無表使者
以意間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摠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
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
勳摠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
勳請收葬詔從之勳為密服縋經葬訖乃釋俄為竇建德所陷質
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
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
勳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
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

太宗

唐書列傳一

五

年

詔勳為河南大摠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遣勳以步
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
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
摠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
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
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勳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勳前屯磧口不
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勳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
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關聞
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卒我用勳守并
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
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勳為朔方道行軍摠管將輕騎六千擊
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晉曰王為皇太子
受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
長史以官事相未易以次見屈為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勳為遼

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
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
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吐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
改大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為詹事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
事嘗暴疾醫日用須臾可治帝乃自剪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
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
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勳感涕因齧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
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
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豐州都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
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
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
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勳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
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
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勳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勳

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

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勳

曰請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

無勞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勳志寧奉冊立武氏帝東封

泰山為封禪大使嘗逐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

竺高真弟所逐馬子也高麗遣使獻東道行軍大總管李義兵二萬

帝意異者容告

年八十六帝曰勳奉

產業令

七日

起

往

往

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
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
土爲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爲粥而其其須姊戒止
答曰姊多疾而勤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筭料
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
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嘗
相其奇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既沒上皆爲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醫巫
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
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始爲晉州刺史以勸疾召
爲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
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
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詒後
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

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母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社也我死布裝
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
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施幔爲皂頂白紗裊中列十偶人它
不得以從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
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焉勳本二名至高宗時
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勳後配享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
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
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勳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業
敬業少從勳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嗣
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貶括蒼今詹事府司
直杜求仁貶黜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敬業自蓋屋令坐
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
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
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今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

勸業即稱制殺勸之自稱州司馬且言李
揚州叛西即開府李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設工數
勸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
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為右
長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今璋知止為其公
齊長史賓王為藝文令前整屋尉魏思溫為軍師旬日兵十餘萬
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
之詭眾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
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家
藏除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贖得勸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千得
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勸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繫
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眾天下
指曰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為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
常潤為霸朝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公徐晃士皆豪桀不願武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后居上蒸麥為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勸業不從
使勸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小目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為刺
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勸業不知掃地度
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為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
南兵為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撻管蘇孝祥率奇兵
五千夜度擊勸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右梁有烏羣
噪勸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秋乾火攻之利
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勸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
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勸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左後陣亂不能制
乃敗斬千餘級勸業與勸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
其圖籍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遺
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其家中宗反
正詔還勸官封屬籍其完坐家焉初勸業之叔思文為潤州刺
史勸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月城陷勸業責曰廬陵王繼天

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豈即姓武思溫
等欲殺之勸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
或言本與勸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贊曰唐與其名將曰英衛擢比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
藉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
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勸之節即見于黎陽故太
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惟易奪天子畏
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勸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
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
暴其骨嗚呼不幾二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
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用烏占雲覆孤
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
人傳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唐書九十四

讀學彙纂錄傳讀學龍圖閣學朝請大夫尚書都侍郎充集賢殿脩撰宋 祁奉
救撰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齊，深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郡王。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積鹵二千里，無

唐書列傳第十九

章字

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積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龍興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將士因亦盜入，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使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於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忍已不

免銖鉞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且申宥君集俛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說曰何為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柰何祕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壻賀蘭楚石為干年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為殿下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叱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為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尚可全不從承乾事

明史紀事本末

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刁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宣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為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末李密略地滎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

是州別駕勳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
沈果有謀自秦王引為車騎將軍隱太子崩作難命亮統左右并
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出亮反高祖以屬吏詰訊
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
夫進封鄜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臨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
鄖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為政多伺察發適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
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
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害當
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
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為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
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崩代高麗亮頻諫不
納因自請行詔為平壤道行軍大摠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
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為踞胡牀直視無所
言眾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千軍士奮擊因破賊及

唐書列傳十九

李

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
養為子名慎幾亮子顓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
事亮為相州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
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
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曉即稱亮卧若龍當大貴亮曰
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
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為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
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
案之亮調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亮養子
五百將何為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帝遣長孫无忌房
玄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為之公不自脩乃至此將奈
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為涿郡太守萬
均弟萬徹因家幽州以材武為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款高祖

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
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
百匿城左建德帥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
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
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
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
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乘之俘殺相藉突厥
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
亡兆也旣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爲沃沮道行軍副
摠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
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
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
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
青海爾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
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路國公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共
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
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
爲舉哀詔陪葬昭陵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乎萬均愴然
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與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
坐感歎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太子誅萬
徹督官兵戰玄武門諫而趨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
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貨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
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
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爲先鋒
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爲縣侯
左衛將軍尚丹楊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
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

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
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綠水以奇兵襲大行
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傳泊內城虜
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言上
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護尉而已即為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
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毛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
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
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
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効死安
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
力三斬乃絕萬淑亦以戰功顯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
行軍總管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尚書
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
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為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

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
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為澄城長高祖兵至汾
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
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
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
公襲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
能首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
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
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
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
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為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
寶遇為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因事殺之又殺平生
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圓即反詔為安撫大使戰敗

為賊所執圓則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為書曰
吾奉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為念圓則笑
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則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
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
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上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
摠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
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為前軍摠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
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
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
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
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
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
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久不從何以為天

唐書列傳十九

六

卷四

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為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諱川
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
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摠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
沒於賊舉令至城下給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
極於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墪世讓密遣寶
間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
陝東道行軍摠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於夏縣軍敗為賊所
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
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獲曰世讓之來天
也因封為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免起為檢校并州摠
管寶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
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寶
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宇拒鄭元

壽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曰曰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
父之虜引去元壽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其
出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摠管帝尚以
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屯邊城
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
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
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為亂帝不之察因誅
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
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准
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
方略太宗以為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什旗
息鼓賊疑不敢迫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
州刺史召為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據
貳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
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
都督初長社許綯解議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
為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議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
游文之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汝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
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
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摠管世充子
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俾其軍玄應走從破寶建德劉黑闥
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
遲劼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
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
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言
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

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
未幾出爲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任人爲妖言謀不軌下
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寃武后亦欲自詔復其官爵以禮
改葬

賈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
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譏讖監君羨之誅
徒使薛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侯張薛列傳第十九

讀史學義錄待讀學龍圖閣學朝請奉直學士都待郎崔敏敬撰唐書 邢奉 敕撰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父勸樂安王入隋為泚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潛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顯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為朱戈寫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瘡瘍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州俚帥寧長真以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懸軍遠客勢不得久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為行軍司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无忌密計討定

唐書列傳二十

卷一百

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道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白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所司且別設按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

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无忌伏馬前陳士廉責言不臨喪帝猶不許无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救尚官以食四舉往祭帝自為之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詐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豪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示非常人以所出女歸之是為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直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闊闊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執峯文本令狐德棻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執峯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骨梁左寒峻合二百九十一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二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持舊地以取貲不片于

唐書列傳下

卷一百一

偃然自高販鬻松楸不解人間何為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左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員昏為宋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立言其次有爵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府恥其家無名更以此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鄭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為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搢紳恥焉目為勳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心燒之又詔後魏龍西太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一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

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官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為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王婿皆取當世勳貞名巨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立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母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隔李義府為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白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貞行有名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寵封爵縣戶部尚書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无忌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貞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誠切具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為賤睦州刺史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巡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重以簡厚博正與崔郎

唐書曰李重字文明

朝定

借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為書成四十四篇與鄭賈刊定九經于石出為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替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士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敘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

遷胡醜亂華百宗涉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闕顯者至賈昏求知汨喪廉恥唐初派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

至中葉風教又薄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止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彭城悠悠世昨訖無考按冠冕卓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竇真威字文蔚岐州下陸人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太傅太穆

皇后其從兄弟女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言家世子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詆為書癡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

當遷不肯調有士故其學益博而諸兒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

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尚何求耶威笑
不替蜀王秀辟為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
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內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
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
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
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內謂
曰昔周有八柱國皆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內史令事
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
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
族夸我邪關東人占梁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後寢疾帝臨問及去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謚曰靖
威性儉素家不樹產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元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為雍州牧鄭國公軌性剛果有威大業
中為資陽郡東曹曹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眾千餘人迎謁長春

唐書列傳二

四

胡

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
師封贊皇縣公為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
之次黃欽山遇賊乘高叢射眾為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
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賊射不
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亦排羌與薛舉叛
將鍾俱仇寇漢中拜其朱州摠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鄜國
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
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
其眾度羌必為患始中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
年遷蜀軌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
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笞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
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
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
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以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榻容不肅又

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略六世我隴
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
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
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洛
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
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未作者按之由
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尚永嘉公主歷左
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
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內琮意乃釋大將軍府
建引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
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通道去琮以輕騎追獲
於稠桑進兵下陝縣拔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
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揔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

唐列傳二十一

五

李泰

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爲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
陝護饗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絕琮使人說降之東都平
檢校晉州摠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
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諡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爲隋洛州摠管陳國公諡曰懿母隋
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
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
過常龍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母
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歲餘爲岐州刺史轉幽州摠管所至以寬
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爲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
得諒書不奏按鞫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貞高祖少相狎及煬立威
威沉謂高祖曰立威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

知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遠護長城聞高祖已定
也曰此五百家婚略達有大度貞撥亂主也因歸長

高祖見

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為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
罷為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外御坐既退入卧內從容談笑
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
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勲於
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馬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
曰密子衍靜誕衍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權
并州大摠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
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
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摠
管又請斷石嶺以為郭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
都縣男趙元楷為少卿靜鄙其取效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
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非庶惡用公
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為陳虜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卷一百一十五

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聞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以疾
斤旨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頡利詔處其眾河南靜
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
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
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
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拔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為羈制
則世為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荅曰北方之務悉以相
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比顧息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謚曰肅子
達尚遠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國郡公尚襄陽
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為元帥府司馬累遷太常卿高祖諸子幼未
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
右領軍大將軍進華國公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
曰誕比襄紀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

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謚曰安

抗弟璉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爲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尋鎮益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訐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璉內憂恐會使者至璉引宴卧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言未幾授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脩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豐王納璉女爲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安璉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留王孝逸通知文吏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

不四一五

唐書列傳二十

七

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實誕趙慈景等並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焉不如挺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刺史卒德玄始爲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爲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爲奉常正卿劉祥道爲司刑太常伯上官儀爲西臺侍極郝處俊爲太子左中護凡十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比頓首謝麟德初進檢校左相勣職約已天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資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爲使帝次濮陽問古謂帝兵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矜于人德玄知不爲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玄迎時取心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謚曰恭

贊曰高實雖緣小成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則跡名臣正榮華
窮時有遇合於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曹執運埋光甕采與草木
俱腐肉者可勝吃哉實宗自魏武庶支謂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高實列傳第二十

房玄齡列傳第二十一

唐書百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書夏鄭師霍賢贊撰
敕撰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壹皆謂隋祚方永玄齡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闕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縣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

不

唐書百九十六

考

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辨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母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誼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小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陝西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奇譖于帝帝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為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元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元餘皆次叙封拜帝寵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辨有謠各為敗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功勝唯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受者願

不可緣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懷袂或指
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矣訴邪淮
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
賢材比聞閣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之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
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
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
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敝衷
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
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忘忘則亡見
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龍事故罷刺史
遂為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
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
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
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
力未衰母多讓晉王為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
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肅何之任朕
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
願毋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晚節多病時帝幸王華
宮詔玄齡居守聽卧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
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于
色玄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
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
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
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
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
六軍徑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服不敢息
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

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爲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旣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若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䟽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爲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榘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爲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爲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帝得䟽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劍羽葆鼓吹綃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詔

唐列傳二十一

三

配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汎掃廷唐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它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駢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

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婚絕主
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
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
出遺直休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救長孫无忌
鞠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銅
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書
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
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
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摠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
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
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
失之因表留莫府然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
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

六百八

唐書列傳二十一

四

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為中郎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
進封莒國公食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俄檢校侍中攝吏部
尚書摠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定元朝政引
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
論謂一人不可摠數職陰削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勲舊
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久
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首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
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梗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
御薨年四十六帝哭為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謚曰成
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
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淚曰
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遺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
生明日為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也尚書勞問妻子
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世襲密州刺史

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听淹裁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羸四十人後皆知名嘗白郢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群臣迎河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嚙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治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懷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為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敬同龔爵官至鴻臚卿如晦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辭數從使府辟署稍以右補闕為翰林李士敏文辭憲宗特所

唐書列傳五

六

賞歎吳元齊平論書詔勸江司勳貧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為李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達安縣男自帝即位不閑戚至宰相搢紳駭異甫拜暮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為御安福門臨餞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歛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哀畜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飢乃仰足壘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為壘內覘戎備不修大和三年南詔乘虜襲我雋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為鄉道遂入成都已傳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郭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室貨工巧子女尽矣初元穎計迫將挺身走會赦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虜師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官屬崔瑋統于泉盧并悉奪秩分逐之元穎亦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葬詔贈州朔刺史元穎與李德裕善適

高初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弟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

審權字勝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為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為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勳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犄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勳破進檢校司空入為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諡曰德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曰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太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策徐下乃退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

子讓能字羣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為推官以長安尉為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鄩牛蔚二府稍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按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筭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

唐書列傳二十一

七

林

平縣子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褫紳為勒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恥也帝次褒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煊即偽位疆藩大鎮附者已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徙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汗偽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尚書右僕射晉國公賜鐵券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寢

恃有功不奉法朝廷罪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
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
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彥若爲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隸武定
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詔書讓能詆責以爲助守亮爲
亂抑忠臣奪己功其言醜肆京師凶懼曰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
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爲百姓計荅曰事出宰相我無預
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
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
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譟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
計以震驚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爲太
尉即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怒捕首惡誅之
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
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寬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
怨望帝田今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
度日坐觀此邪卿爲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
滌僭婁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
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
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
它日臣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福二年以
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鐵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
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整
屋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
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
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微戶部侍郎皆及
誅帝痛之後贈太師子光又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于世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
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什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
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

見何遜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
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
事之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
晦雖任事已淺觀立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太過人者
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進
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

房杜列傳第二十一

端學子兼韓持讀學龍圖閣學士尚書郎持學書齋撰吳郡李

救撰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其資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嗜亂詭為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駟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偽拜起居舍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閱吾兄弟奈何荅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北道遇太子于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

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十也良臣身荷美名君若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以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

唐書列傳二十二

二

古直所

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荅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晷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魑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具天下大治蚩夷君長襲衣冠帶力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車給於道而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

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官下僕射
李靖侍中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
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
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
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
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宴丹
霄樓酒中謂長孫无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
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
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弟即應
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
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卨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
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
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七年爲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
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

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治鍛而爲
器人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
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
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閑並同職事文德皇后既薨帝即死
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執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
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
見之帝泣爲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
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
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爲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
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吝若以爲足今不當足
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譙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
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
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而
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

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饒薄之風先搖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得賦西漢其卒章曰然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也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二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齮齒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若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比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安訐隋資有司得劾其偽將論死載資有司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資曰弟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

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歛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悲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若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万里威憺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万物以自奉養子孫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承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居之矣竒珍異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室衣毀廣殿安知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

七十八

唐書列傳三

五

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則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未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絲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強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強直者畏擅權而不得尽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榮或視听蔽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而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皆

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問倫曰鼓之晉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也不仁若使問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

唐書列傳二十一

六

慎於信任遠避佞人況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它日宴着羊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闢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亮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者衆或不切事帝狀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義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

以來寔不克終謹用條陳禪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
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
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效漢文晉
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慎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
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
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進逸樂而致傾敗
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
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
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
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
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
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
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

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
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
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
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
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
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
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
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
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
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
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
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
踈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
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闕又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

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
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隸屬
有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
允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又無賢焉妖不妄
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
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臣所
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
死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
女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高昌
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
已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
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
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
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

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帝遣
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
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
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
久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爲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
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是後右僕射缺
欲用徵徵讓得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
貴重無踰徵我遣傅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
師徵以疾辭詔荅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
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
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
膳賜遺無筭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
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挾帶帝悲憸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整衣
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

公彊視新婦微不能謝是夕帝夢微若平生及旦薨帝臨之
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
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
葬其妻裴辭曰微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喪大非微志見許乃
用素車白布幃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
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又賜家封戶九百帝後臨朝歎曰以
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
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
一紙始半甚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
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
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
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
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瞻每犯顏進諫雖
逢帝甚怒神色不徒而天子亦為霽齊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

貞觀書列傳卷之十一

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
停耳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
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
書錄宣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
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斂舉有所諷
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
短百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
逆誅臧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
帝恚不悅乃停叔王昏而什所為碑顧其家哀矣遼東之役高麗
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
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四
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為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
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為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書
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

為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寢堂火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尊

暮字申之 擢在 同州刺史 為長春宮巡官 又宗讀

貞觀政 聖恩 數 訪 其 後 設 士 焉 為 右 拾 遺 暮 次 女 于 則 秀 與

之 豈 嘗 變 置 白 紵 証 終 卒 軍 衡 方 厚 貶 徽 州 司 戶 俄 徙 峽 州

刺史 罪 唯 故 無 赦 比 昌 齡 專 殺 不 辜 專 跡 暴 章

家人 罪 得 特 被 矜 貸 中 外 以 為 屈 法 今 又 授

刺史 罪 至 治 不 見 其 可 有 詔 改 洪 州 別 駕 御 史

中 丞 李 去 不 行 李 訓 事 誅 死 其 二 女 沒 入 官 暮 上 言 陛 下

即 世 不 必 憂 色 今 年 未 始 採 擇 數 月 以 來 稍 意 聲 伎 教 坊 閱

選 百 人 心 聖 聖 有 聞 今 又 取 孝 本 女 內 之 後 官 宗 姓

不 育 寵 幸 道 之 本 速 塵 穢 之 嫌 諺 曰 止 寒 莫 若 重 裘 止

誘 莫 若 自 修 宗 十 載 之 盛 德 去 一 旦 之 玩 好 帝 即 出 孝 本

女 詔 曰 不 存 在 帝 時 指 事 直 言 無 所 避 每 覽 國 史 朕 與 嘉 之 暮

為 拾 遺 聖 夫 備 灑 掃 於 內 非 曰 聲 妓 恤 宗 女 之 幼 不 為 漁

取 然 以 戶 曉 暮 辭 深 切 其 惜 我 之 失 不 亦 至 乎 暮 雖

居 位 一 官 增 直 臣 之 氣 其 以 暮 為 右 補 闕 先 是 帝 謂

宰 相 曰 參 禪 闕 失 朕 今 得 暮 又 能 極 諫 朕 不 敢 仰 希 貞

觀 之 地 教 坊 有 工 善 為 新 聲 者 詔 授 揚 州 司 馬 議 者

謂 官 刺 史 迭 處 不 可 以 授 賤 工 帝 意 右 之 宰 相 諭

諫 言 勿 信 言 云 獨 固 諫 不 可 工 降 潤 州 司 馬 荆 南 監 軍 呂 令 琛 縱

廉 平 令 觀 察 使 韋 長 避 不 發 移 內 樞 密 使 言 狀 暮 劾 長 任

察 廉 知 監 軍 侵 屈 官 司 不 以 上 聞 私 白 近 臣 亂 法 度 請 明 其 罰 不

報 俄 為 起 居 舍 人 帝 問 卿 家 書 詔 頗 有 存 者 乎 暮 對 惟 故 笏 在 詔

字 上 迭 鄭 覃 曰 在 人 不 在 笏 帝 曰 覃 不 識 朕 音 此 笏 乃

因 敕 暮 昌 事 有 不 當 毋 嫌 論 奏 暮 對 臣 頃 為 諫 臣 故 得

則 記 言 勸 不 敢 侵 官 帝 曰 兩 省 屬 皆 可 議 朝 廷 事 而 一

起 居 注 奏 古 置 左 右 史 責 得 失 以 存 鑒 戒 陛 下 所

善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都觀及言又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善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簡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達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暮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擢諫議大夫廉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暮固讓不見可乃拜始暮之進李珣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暮坐二人黨出爲汾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戚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暮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違言令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

唐書傳二十二

二

且泣下帝爲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問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暮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詹毗國獻象暮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請恃憑藉人無敢言者暮奏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厓鎧數十首擢而瘞之如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暮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用以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暮爲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暮謹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暮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狐綯所忌讒罷之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膚身及未幾猶藩遠行始之徵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也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以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峽峽者難全自

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微死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
其言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魏徵列傳第二十一

唐書列傳二十一

王薛馬韋列傳第二十三

唐書九十八

端嚴學兼翰林侍讀學龍圖閣學朝請李尚書吏部侍郎元集賢殿脩撰宋祁奉
救撰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頴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
郿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
書內省讎定羣書為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
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
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為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
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
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
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
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士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
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
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

唐書列傳三十一

張明

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
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
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
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
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
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
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
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
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誰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
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
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
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
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
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

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
標鑒通晤為朕言立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
知無不為臣不如立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
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
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
一曰之長帝稱善而立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
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
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
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
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僕東平王蒼稱為善
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
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
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
執笄盟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

唐書列傳卷之二十二

黃成

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
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
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
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温奉寡嫂家事
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
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媿之不罪也世
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立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
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曾立齡等過其家李
開大齋敕具酒食歡盡曰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敬直封南
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燾旭燾性至孝為徐州
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如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
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
治聞於時旭兒酷吏傳

薛收字伯襄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

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 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
道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妻 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
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 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
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 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
世充軍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臣 心古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窺
定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 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
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 止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為
我所持今建德身總眾以來必飛 趨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
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 執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
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 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
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 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
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嘆 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
進曰峻宇彫牆殷辛以亡土階 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
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 主當日不是察者虐是矜死一夫之
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 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
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 王止畋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
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今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
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 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
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 其從兄子元劼書曰吾與伯襄共
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 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
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 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
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即 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
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賜 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
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 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
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 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
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 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
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 每見輒泣然涕涕以母喪解奪服
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 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

正一王 我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府流雋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雋州上元初初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于教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蒼絕磴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檠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竊發將何以禦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帝疾瘳政出武后因陽言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四

六

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離德音為獄鳥族鳥元敬年最少為鸛鷁武德中為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是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為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摠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宰干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不微聞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韻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適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精

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誦使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貽

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
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為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實懷貞誅稷以
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五伯陽為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
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員外別駕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
尚之宗怕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員外卿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邁鄉
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各讓
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
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
升悠然獨酌眾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
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
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
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

唐書列傳二十三

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曰臣每
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相思履其迹臣不才早失
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
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
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
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
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
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
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
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非能旦發暮至也萬有一太上皇
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執處
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
還期以開眾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
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

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非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樂厲之惡已累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

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卓雜類辜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駟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宮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纒下分一而徭役相望苦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

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
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
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鍛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
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
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
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
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
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
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
雖悔六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
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
興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
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自觀初率

唐書列傳二二二

李正

上霜儉一匹絹纒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
又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
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取也自
古以來國之興二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可驗之
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
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
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收
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
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
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
之勤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
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之時
不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濞南
後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以文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

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之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

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進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於此跡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日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二三言可損益聽之纏纏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主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

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廢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後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鼔鼔鼓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正門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感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賈白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曷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

唐書列傳三十三

九

文苑

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宅固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爲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帝專責臣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雋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爲卿地者挺曰臣驚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勳非舊而在猶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劬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趨視社待營

辨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顧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
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二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
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爲條禁望一切懲革
申明禮憲俄復爲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
失帝密欲廢立詰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
于法敗太常卿初挺爲大夫時馬周爲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
爲中書令帝欲漸試用之周言挺恨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
討遼東擇三餉運者周言挺才任麤使帝謂然挺父故爲營州總
管嘗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
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爲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之功其自擇
文武官四品十人爲子使取幽易并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從
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殿馬賜
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
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廡之待

凍泮乃運以爲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
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哉即詔繫時令韋懷質馳
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長利即造船行
粟絲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冰涸六師所須恐不如
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救治書侍御史唐臨馳
傳械挺赴洛陽廢爲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
復用城與賊新城接日夜轉鬪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
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他事繫投縲死索蒙中得挺書言所
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爲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婿貶盧
龍府果毅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爲虜所襲待價
與中郎將薛仁貴率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劾矢
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爲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
賢爲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爲司馬俄遷肅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

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
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嗤薄之
俄爲燕然道行軍大摠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石相同鳳閣鸞
臺三品不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力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
道行軍大摠管督二十六摠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
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當會其副閻溫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
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昌后大怒斬溫古流待價
繡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奏妻子奔
行在除殿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琰爲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
員外郎充判官謀不用杜門數月而琰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
以反正告郊廟大兵後典章苟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
得禮之衷羣司奉焉後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墾

唐書百列傳二十三

陳果

書勞勩憲宗時入爲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趣無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
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
子遭喪者先無它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
喪今遺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經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
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
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爲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
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
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
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唐書九十九

端學士兼翰林待讀學龍圖閣學朝請丞高書量部侍郎充集賢館撰集和輔
敕撰

李綱字文紀觀州涪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瑋慕張綱為人改焉
仕周為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
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事隋
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
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北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
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
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
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
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
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
等參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貴非綱不可任遂

唐書列傳二十四

陳述先

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
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
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鄠大業未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唐
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
尚書兼太子詹事承元吉為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守
文敢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
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散
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敢建
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敢事王淺有闕必諍今
賴敢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日帝悟引綱外
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敢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
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
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彌衡擊鼓衡先解朝
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

開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
久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
劇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
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
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
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
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
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
水內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
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
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
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
與朝廷生甚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
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
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閤問以政事詔東宮太子承乾為拜母聽政
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
人為難綱以為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
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為立碑初
齊王憲女廢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
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
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
徽中為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
終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為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
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
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
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
稱李氏不衰

李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為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

署隴五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
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
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之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
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比境下書獎
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
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
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摠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
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
廣州至九江會輔公柘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柘方圍猷州刺
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
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
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
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且如此朕何憂古
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金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

八唐書列傳下四

三

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
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
列五品者羸百負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使
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積口賑
其飢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
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
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
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鹵臣以為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
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
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巴甚臣愚願
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為
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計吐谷渾為河東道行軍摠管與李靖俱出
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復雜
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

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官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
得酣卧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
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
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就梟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生命
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為含惟貯米五斛布三
十端帝哭為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
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
撓至妻子未始見惰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
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祐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
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
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
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其祿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責念有以
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
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

卷之九十一

唐書列傳二十四

四

應子華

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甚賢大亮能報
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兄子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比言亮當
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
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
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迥秀

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
功負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初領
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總為臺章事張易之兄弟貴因
撓意諧媚古論頓減俄坐賊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寧
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脩文館學士出朔方道又軍
大揔管還拜兵部尚書卒年五十贈侍中迥秀少聰悟多通察行各
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其樂
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武

武

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獾獾
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冑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為隋下
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為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
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
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
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
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欽太宗曰大理人命
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
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
校尉與无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舩雖
誤皆死陛下錄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
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
然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

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自首罪當死俄
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
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
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
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官具於法此
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
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
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負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
帝謂胄曰尚書摠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
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
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
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將大法連
時以寡學為些言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脩德
藩陽官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夫富甲至悉為兵九

之役又興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齎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涿下午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曹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橐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曹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也七年卒帝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 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朝聘其女為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曹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曹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聲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

有所許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為解事僕射嘗更曰聽訟有

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荅曰應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彌年不能使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讒謗故郎中黑奪惟事咨尚書依違不得專裁完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

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章
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
必往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
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
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辯
飾辭援古而迤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
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
為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
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非
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皇
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
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
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
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乞曰陛下

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
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
間者太子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察察具貞而已非所謂愛之也
臣愚以為授以夏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
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
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
諫徵云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見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
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
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
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言或面
窮詰無不盡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
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
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
必死臣之帝性甚嚴洎曰君不密則失身臣不密則失身

而果恐以訛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
見遂良泣曰上體患難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
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
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書有司
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誦闕訴遂良請
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璋曰辨之是暴先帝
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彥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
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日罷為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

替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跡輔太子欲身
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
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
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
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填獄詔仁師按覆

原書列傳二十四

章年

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瀕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
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
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改謫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
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
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
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
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
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
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遷給事中
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詔八坐議咸言漢魏晉
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
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王里而兄弟屬輕今應重
者依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細心王為太子失帝言左
遷鴻臚少卿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

漕重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
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為中書舍人檢校刑
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
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忘之會有伏閣
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子挹挹
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
栢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其構引湜使陰灼其姦中宗稍疏功臣
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
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入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
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
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為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
子同為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為御史李尚隱劾奏

賤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
為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
出為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
商州自商鏡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夫
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為夏潦奔逐
數摧壅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為
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
為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至其
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為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
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
向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
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官人元稱
嘗與湜謀進醜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王
敬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為宰相陷幽求嶺

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
詭險殆天性雖薑虺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兄淮並以文翰居要
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
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
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
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官至殿
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
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為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
史為黜陟使使何所按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為衢州刺史德宗以
舊族老且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潞州賓友餞者止國門
而澄獨從至華及即位寵昵甚湜既誅帝仍念之用為秘書監開
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
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
以慎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
刺史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陳楊封裴字文鄭權閭蔣景安張列傳第二十五 唐書一百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尚書都察院學士蔣景安等奉
敕撰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官尚書入
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
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
冊誥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
辯善為容每占奏措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泪振多薦諸朝嘗
賜食得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
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
坐忿諍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卻弔者
喪除為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聞間
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
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閏薄汗慢為有司露
劾帝以名臣為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諡曰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
諡曰忠

唐書一百一十五

唐書一百一十五

徐來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苟細微之
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河轉吏部侍
郎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
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
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
矩參掌選事皆受賕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為河南道大使
使捕寇賊至譙郡為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述及弒逆署吏部尚
書為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
觀國公尋為涼州摠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偽悉心綏慰曰葱
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眾萬獵其境恭仁
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
廷未即討恭仁募趨邊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

遷之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為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沖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愛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譽均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真壽人者重其法思訓孫奄交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實封五百戶神龍中為祕書監貶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言有才思客洛陽為王世充所拘聞歸高祖授上儀同為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羣臣才

原言列傳二五

本二度

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无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執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為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為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詔為立碑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為主壻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即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為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

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王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蓊人祖隆比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鄉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揚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姝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鳴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措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母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河將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勸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不悉史事處可失宜

倫陰爲裁書內以詣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時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著縮去化及署爲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詣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祕策于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阻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投洛陽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寔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須臾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

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
來臣以爲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大
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公備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
爲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啓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
年遘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諡
曰明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
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
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爲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
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爲四海
不顧其親乞養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祕無知
者卒後事寢聞十七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
官民部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盡
奪請還贈改諡以懲儉王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諡爲繆子言道
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爲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
長好學有文藻智數再補高立主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爲定
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
帝伐陳爲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
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人是時但帥
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
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原長嶺又擊破
之斬其帥自南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綏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
帥爲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詔升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
賜資異等遷累內文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與突利構難屢遣
塞詔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長史破達
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遷爲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
煬帝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
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列三

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山
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葱嶺鎊汗蘇對沙那康曹何大小安
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涉護
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皆晉西海諸國亦自有空
道交通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環怪名寶俗
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
政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
伊吾等昭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
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
中國彊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
計帝謂矩有經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矩以纒夷朝貢
踵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珎金珠者十
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繡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塵邸皆供帳池酒
林箴譯長縱纒夷與民賀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纒夷嗟咨謂

隋書列傳二十五

王

王

中國為仙晨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皆朕
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
羅入朝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
遣使先在突厥啓民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
子漢分二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
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臣服脅令入朝可致也請面詔其使
令歸語王有如於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
此始王師再臨遼皆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汨振宇文述虞
世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
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為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
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傳噶易離間但內多群胡教
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言
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北可汗我所共惡今既
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一萬圍帝雁門

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
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詣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
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
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斯役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
去帝夏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
匹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及二江
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宇
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為
帝詔矩為侍內隨而北化及僭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為河北道安
撫大使又為寧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羣盜
非有君臣制度矩為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
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累遷太子詹事檢校侍
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
勞與我絕緩急不為用奈何矩曰然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
又示外援須我實更議之帝然其計隱太子故余黨保宮城不
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并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
人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嫌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
商宜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
誼帝悅為羣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
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
刺史謚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為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
述勳封新城縣公帝引入卧內與語奇之詔尚煬帝女南陽公
主為尚書奉御從幸江都以父喪免起為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
弒逆以主婚忌之弗告已弒帝乃封蜀王初士及為奉御而高祖
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帝王書召之士及亦遣
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謀勤且獻金環帝悅曰我嘗與士及共事今
以此獻是將來美化及兵口處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介詭求

觀形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爲
入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臣
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異以此
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
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
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工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
充等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權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即位拜
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
士及欲立威以鎮燿邊鄙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節下士或告
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皆宜之
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
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
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
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公臣幸
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
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
于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
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
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
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
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
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言
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爲顯家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
尉遲迥戰死善果方允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
受詔號慟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爲沂州刺史

累轉魯郡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煬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字文化及弒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爲竇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臣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臣子爲逆賊徇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恤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爲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鄉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壽亦與時以爲榮坐事免會山東平持節爲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爲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壽字德芳隋沛國公譚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

襲爵累遷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琛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壽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掎角寇汾晉詔元壽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壽實毒囚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旣許可汗婚元壽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壽持節往勞旣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壽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弊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駟銜並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

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突厥
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
後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起為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
刺史謚曰簡元璿幹敏所至常有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為
解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勗之至元璿亦不以孝
聞士醜其行從孫杲知名武后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為萬年人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
愆原間萬紀恃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
房立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
魏徵奏言立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
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為不阿貴近繇是獎禮萬紀又
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之其子乃任千牛請
斥屏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擲
齎自肆衆情懷懼徵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

唐書百列傳二十五

九

錄

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鈞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
如立齡等且不得申況疎賤之臣哉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
仁發數年復召萬紀為持書御史即奏言官饒部中可鑿鑿山治銀
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
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邪斥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
進尚書左丞出為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
王祐不奉法帝素奇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為祐長史祐暱比
羣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
朝祐恐與所嬖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祐遣弘亮馳齎
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文殺典軍韋文振文振本以校尉從帝
征伐以首謹自將帝使事祐典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
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
公食二千戶謚曰敬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千
石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為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
卿盧國公卒諡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襲爵馭人安畢
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
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今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
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萊衛邢宋五
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
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
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大都
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為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
乃與李迥秀子齊損陳倉尉盧玢左屯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
反以兄子梁山詐為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入宮城欲劫
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籍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為隋殿內少監本以工藝
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從

唐書列傳三十五

十一

三九

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
將作少匠木安縣男護治獻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
陵坐弛職免起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
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百餘萬
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幾復為大匠即洪
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攝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
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築道為橋梁無留行帝悅
賜予良厚又營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尚書帝崩復攝司空與陵
事以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官留守京師頌徒
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為工部尚書總章元年以司平
太常伯拜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
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闕立本
是時已為主爵中郎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

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斯役等若曹
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
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
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謚曰文貞

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歷初為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
默啜請和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
默啜怒非天子子囚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
人自河以北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
業已然乃曰惡臣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鬪分非要職者
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開元
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為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
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
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為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
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阿郤之請按以
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
升陛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為故事天寶中女為義王玳妃終左
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
募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
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
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為幽州司馬
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
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許行積年不平前
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
未幾復召為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
儼數爭過失不見用自以摠何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與處士為
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
以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養王粟

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遊巖愧不能答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浙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為左千牛曹參軍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象自為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藥水會暴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飢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官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母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立堂阨不容終具將交為之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今開隧左右為四便房摶制禮物裁工程不多改作如期而辦

唐書列傳二十一

十一

卷八

帝嘗言兩都北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什不宇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陀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諺廊巨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臣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姦賊狼藉弘機白欽遂假中官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為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母漏言逐欽遂于邊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為后倚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

岳子武后時為汝州司馬以辨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

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為太原令以
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寧州長史歷盧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
嚴兩院睿宗立召為殿中少監恩遇尤異實懷貞等誅而岳子舊
與經迴為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孫臯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岡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
為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斯溝於荊門
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
功多遷司農卿出為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
度使依高為詹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拜太子詹事玄宗徙營
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不使進為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度
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瓜洛灌
朝邑河西二縣開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
屯帝幸長春宮賞賀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
進將作大匠左拾遺劉彤建榷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

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並假御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權
之之法俄為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師度喜渠漕所至縣役
紛紜不能比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
顯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循字季先鳳州
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白小人畜多喝死循教人渠水以浸
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褒子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
為政辦給不為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謩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
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調露時知謩監察御
史裏行知默左臺侍御史知謩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武后
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
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賜
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縣公中宗在房州
禁察苛嚴知謩與董重玄質崔蒨嗣繼為刺史供擬保戴不少

位拜知塞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姑陽郡公知泰御
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
武三思故出為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謚曰定
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
十開元時卒知塞敏且亮惡請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
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
諸關十七所譏敏出入百姓驚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有傳
之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等詔獄數陷大臣守慎
雖其甥惡鞫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為淳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
吏子孫禁錮為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顯官

陳揚封裴宇文鄭權閻蔣韋姜張列傳第二十五



